

懷念我幾位好學生（一）

楊永漢

（信報，2017年7月21日）

我第一次經歷師友的死別，是胡欣平老師(筆名司馬長風)的離世。當年暑假探望胡老師後，還約定他從美國回來後一起遠足旅行。誰知那年，老師在美國猝逝。我在香港感覺到死別的無奈，久久不能平伏。死亡，是隨時出現。在我的中學及大學教學生涯中，有幾位出色的學生都先我而去。很想告訴在另一世界的他們，老師掛念著你們。

龔同學初中時已跟著我在圖書館工作，他的字很清秀，與他的身形不相稱。我們經常討論人生問題，他也很努力讀書。記得我們一群同學宿營，你提著大錄音機，赤著上身，在路上大唱大叫。雖然我覺得對其他遊人是騷擾，但這也是我們獨有的「青春」與放縱。我沒有責怪你，因為當年我也是這樣。當年你進了大學，卻仍不滿意，要入讀最著名的學府而重考。最後，你成功了。我們高興得吃燒鵝慶祝，我還拿了一個書目，希望你三年內將他們看畢。誰知你說：「老師，其實我無甚大志，穩定的生活就夠了！」我聽後有點失望，說你是我遇到少見有才能的學生。當然我沒有勉強你。

還記得是大除夕，同學告訴我，你飯後就暈倒，起初以為你是醉了，最後要立即入院。那晚，我已叫了醫生同學到醫院看你，誰知！你已經走了。我想無論我們有志向或是沒有志向，都是要看「上天」是否准許。

張同學在校已參加「大哥哥計劃」，幫我看顧初中同學的功課。入讀法律系後，仍回校替同學補習英文。有次我回港大看書，碰見你，兩人到莊月明文娛中心吃飯，是我第一次看見女同學偷看男同學，你高大而英俊，能幹而有愛心。我問你是否已有女朋友，你點頭。我打趣說，那很多女孩子失望了。你到著名的律師樓實習，還對同學說，別人看得起自己，必定盡力而為。可是，你的盡力，將生命的動力燃盡了。

同學們要求我致悼辭，我當然沒法推辭，但內心很難受。我說你是沒翼的天使，你從未推卻我的要求，也從未見過你發脾氣。我應承在你百日的追悼會再見了。誰知某天，我看見如雙掌大的飛蛾伏在窗前，心念一動，立即致電同學，原來已過了你的百日。幽冥的事，我半信半疑，這次我希望是真的，你到來向我道別。

陳同學讀書成績優異，就是和父親的關係不太好。有次兩父子不和，回校要見我。他說父親不理解他的功課，隨便拔掉電腦電源，所以忍不住了。我很奇怪，在我心目中，他是溫文有禮的學生，為何有此舉動。我就叫他想想，為甚麼他對老師如此有禮，而對父親態度惡劣。那次之後，沒有因為父子關係再見他。後來，陳同學進入醫學院，實習後，在可以成為正式醫生前，在疲倦中離開我們。

靈堂內，同學細說你生前的點滴，部份同學激動得哭起來。我才知道你做人處事的態度。我似乎不太了解你，總覺得你很多心事。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但今日，我欲無言。